电脑病毒「熊猫烧香」当年有多凶残？

凶残到成为一代网民的集体记忆，在中文互联网上它也是前无古人，暂时后无来者。病毒作者李俊为那个时期的互联网留下了一段蛮荒故事。

湖北省仙桃市，江汉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县级市，小米老总雷军的家乡。

2007 年元旦刚过，又下了几天的雨，空气格外湿冷。此刻，仙桃龙华山派出所户籍科的当班民警却没有一点儿寒意，准确来说，他热得头晕，额头上的汗珠随拭随有。让他感觉如此燥热的是眼前的工作：电脑瘫痪了，他没法正常办公。

不停地有人过来催问办理二代身份证的事情，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电脑坏了，要等等」。

有人好奇地伸过头一看，果然是坏了，满屏的熊猫，还举着三根香。

「派出所的电脑怕是生了虫！」一个中年人对其他人发出惊叹。他记得儿子经常看一部叫《大战千年虫》的动画片，里头的千年虫就是让电脑瘫痪的罪魁祸首。

一位年纪稍大些的大爷不以为然，说是多时就立了冬，哪还有虫啊！

年轻的当班民警无心听这些闲聊，他不停地打电话，找懂技术的同事、找主管上级，各路人马轮番上阵，用了各种杀毒软件，也尝试过重装系统，可这只熊猫就是顽强地霸占着屏幕。

这天下午，龙华山派出所没能给任何人办二代身份证。更可气的是，那只可怕大熊猫很快传遍整个所里，中断了正常的网络办公，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向网监部门求救。

与此同时，远在北京的公安部第十一局、国家计算机应急处理中心的专家们也忧心忡忡。连日的坏消息从各地传来：

「一款新型病毒在湖北省内呈扩散态势，多地公安机关内网被黑」

「北京今天又有多家企业内网瘫痪，损失惨重」

「山东一所高校局域网崩溃，影响正常教学和学生考试」

「辽宁、山西、广东、上海都已经出现该病毒，病毒源头疑在武汉」

「病毒已经感染数百万台电脑，市面上杀毒软件对其无用，各大杀软公司表示无力在短时间内查杀病毒」

……

面对这种名为「熊猫烧香」的病毒，无力的不只是官方。在民间，它的打击甚至形成了一种历久弥新的创伤记忆。许多亲历者仍然记得那段被熊猫烧香支配的日子：

「当年我还在上大学，有天突然发现电脑上所有的图标都变成了一只熊猫举着三根香。我根本没当回事，以为用卡巴斯基来一下就行了！卡巴斯基杀毒时的声音很像杀猪，在嗷嗷叫不知多久后，我发现病毒还在，卡巴斯基却先走一步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牛逼的病毒。当时我的工作是整理资料发给上级，一般需要 10 分钟。自从感染了熊猫烧香后，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重装系统，装好系统后，五分钟之内赶紧把资料整理好发出。如果超过 5 分钟，那个熊猫头像就会显示出来。」

在各种回忆中，除了说熊猫烧香的可怕之外，更多的人都用「技术性恶搞」一词来形容这款病毒。

作为蠕虫型病毒的一种，熊猫烧香能够感染 exe 文件，如果发现 .exe 结尾的文件就将其与病毒绑定，再改变其图标。所以很多患病电脑的第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桌面上的软件图标变成了一只可爱的 panda。

开杀毒软件？没用！往往毒没杀死，杀软自己先挂。还原系统？休想！Gho 文件被删，你上哪里还原。此外，当你启动游戏程序的时候，它还能把你的账号和密码发送到指定邮箱，也就是盗号。

感染「熊猫烧香」的电脑桌面

这样一款难以杀灭、致病率高的病毒，偏偏还有可怕的几何倍传播能力。

2006 年正处于中文互联网的蛮荒时代，网民们普遍颟顸，会重装个系统都了不得，人们也缺乏最基本的防病毒知识：一个 U 盘几个人用，这插插，那捅捅；有的人刚玩聊天软件，好友发个链接就点，发个文件就接；还有人电脑出问题了就会个重启，你建议他装个卡巴斯基，他回你一句「什么大巴司机」……

种种乱象，正是熊猫烧香需要的播种沃土。而它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恶搞」天性。

作品往往渗透着作者的基因，熊猫烧香的恶搞天性正是遗传自它的作者李俊。

2007 年 1 月的最后一天，湖北警方成立了一个阵容空前的熊猫烧香专案调查组。湖北省网监总队一把手黄树海亲自挂帅，仙桃、宜昌、荆门等地网监精英疾驰武汉，北京专家也千里应援。

至此，中国首例计算机病毒大案正式进入攻坚阶段。

当这则消息出现在媒体上时，不会有人相信病毒背后的作者是个无名小卒。人们的猜想总倾向于逻辑自洽：病毒的创造者或是某财力雄厚的杀软公司，或是国内几个冒尖的天才黑客，只有他们才配得上这种级别的劳师动众。

几天后，警方宣布破案，并公布了病毒作者的身份：

李俊，1982 年出生，湖北武汉人，技校学历，曾在武汉一家水泥厂上班，做过网管，当过司机，还在电脑城干过杂工，月收入不到千元。

犯罪侧写跑偏了，25 岁的李俊，俨然一副扫地僧的样范——隐于市井，收入微薄，却又武功盖世。

制作熊猫烧香的初衷——用李俊自己的话来说——「完全是出于爱好」，他不为钱、不为名，就想做点东西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单纯地炫技，所以熊猫烧香天然就是一款因爱好而起的恶搞病毒。

但李俊却并非天然就是个病毒制造者，他的这个爱好也是偶然来的。

16 岁之前，李俊没有接触过网络。初中毕业后，他在一所水泥厂子弟学校读书，他的父母都曾在水泥厂做普通工人。刚入学他念的是水泥专业，一个萝卜一个坑，学校开设这个专业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让学生继承父辈的旗帜，做好水泥事业。

李俊不喜欢上什么水泥课，在网吧接触到网络游戏的那一刻起，李俊就彻底爱上了网络，从此逃课成了家常便饭。

会玩游戏不代表会玩电脑，此时的李俊还是个计算机菜鸟。

同一年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李俊的一生。

第一件事就在身边。1999 年，学校根据工厂需求调整了专业方向，李俊的水泥专业变成了机电一体化。从这时起，李俊接触

到了计算机课程，学起了 DOS、Windows 操作系统。

第二件事发生在遥远的东欧。1999 年 5 月，北约部队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罹难，数十人受伤。

乍一听，第二件事好像和李俊没有特别的关系，但这场灾难的余波也传到了李俊这里。

那天下午，李俊照常去网吧，在网吧一个僻静的角落里，他眼尖地扫到个熟悉的背影。再看侧脸，对，正是同校的雷磊。

在网吧世界里，躲在角落里的人都只有一个目的，荆襄一带许多坏小子笑称为「看黄梅戏」。李俊会心一笑，这家伙，平常看他还挺斯文呢！他跟雷磊不是什么要好的朋友，只是经常打照面。

但青春期男孩儿的正常好奇心还是让李俊挪到了雷磊身后。在故作无意地侧头看时，电脑上的画面让他惊呆了。

那不是什么「黄梅戏」，而是一串串从来没见过，但又强烈吸引他的代码。雷磊在键盘上飞速敲击，眼睛只盯着电脑，根本没察觉到李俊就在旁边。

按捺不住好奇心地李俊忍不住打断他，哥们，你这是干嘛呢？

雷磊吓了一跳，见是李俊，他淡淡地说，没干什么，跟人打架呢！接着又转头准备忙活。

「打架？」李俊明显有些不相信，「网上跟人怎么打架？你打的这些数字字母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完全看不懂？」

见李俊神色兴奋，又穷问不舍，雷磊这才停下。

「美国人炸了咱们的大使馆，这你知道吧？」

「知道，电视上看过。」

「他们炸死了中国人还不道歉，你知道吧？」

「是呀，太气人了。」

「他们不道歉，我们就打到他们道歉。我们把美国人的网站都黑一遍，看他们还怎么神气！」

「你是黑客呀！」此时的李俊再也难掩激动，两只眼睛都在放光。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黑客，还是他认识的人。

见他这么激动，雷磊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我也不算什么黑客，只是加入了一个组织，他们给我任务，我去做就是了。」

「那不就是黑客吗？」李俊像遇见了心上人一样，彻底沦陷。

多年以后，雷磊向媒体说起这段经历。在他眼里，那天网吧里的李俊是一个另类，很多人站在游戏玩家后面盯着屏幕看一个下午，唯有李俊对他屏幕上那些古怪的东西感兴趣。

而兴趣不光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媒人」，两个都对计算机感兴趣的人，从此走在了一起。他们的命运也出奇地相似，2007 年，李俊因为熊猫烧香被抓，一同上审判席的也有雷磊，这是后话。

雷磊也不吝啬，对李俊是倾囊相授。两人在学校里、网吧里旷日持久地研究这门冷知识。李俊对技术的痴迷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时候他连饭都不吃，觉也不睡，成宿成宿地看计算机书籍。

中专毕业后，李俊已经是青出于蓝。

自忖学有所成的的李俊他觉得自己已经可以靠计算机技术吃饭了。面对水泥，李俊再没有半点兴趣。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去了武汉市区，打算在那里干出一番事业来。

励志片的套路有一条，带着梦想打拼的人，总要被生活毒打一顿。李俊也不例外。

技校学历的他，在武汉根本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如果说网管、电脑城装机这些工作还算「梦想对口」的话，那他短暂的司机生涯只能解释为生活所迫了。工作不如意，工资就更别提了，常年稳定在几百到一千不等。

也跟所有的励志片套路一样，李俊没放弃过成为一名黑客的梦想。长期接触电脑的他仍然坚持自学技术，收入虽然一直原地踏步，但他的编程水平却在不断提升。

现实中李俊坎坷难熬，在网上的他却又是另一个人。面对陌生人，他并不健谈，经常说两句就没话了。但在网上，他能同时跟二十个人对话聊天。网络带给他巨大的成就感弥补了他现实中的短缺。

李俊身上隐藏着巨大的能力，在最容易裘马轻狂的年纪里，他如愿找到了真实存在的敌人。

2001 年 4 月 1 日，中国南海上空出现一段这样的对话：

「呼叫 81192，这里是 553，我奉命接替你机执行巡航任务，请返航！」

「81192 收到，我已无法返航，你们继续前进，重复，你们继续前进！」

81192，中国飞行员王伟的歼-8 座机的编号。那天他奉命驾机拦截闯入中国专属经济区的美军飞机，不幸与美机相撞，陨落在茫茫大海。

这是一个牵动亿万中国红心的大事件，而历史往往又是大中有小。国内媒体在播放这则新闻时，不会想到他们的文字和画面已经点燃了一串可怕的怒火。李俊就是历史小角落里的一处火源。

一个月后，这把火通过一根网线，烧到了太平洋那边。

国际五一劳动节这天，一些美国人发现自己的电脑上出现了奇怪的画面，当他们打开某个政府网站时，弹出来的页面却是一面点缀五颗星星的红旗和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中文字。再仔细看，他们又能看到每句中文字下面都配上了英文。

「伟大的中华民族万岁」

「美国必须对撞机事件负完全责任」

「抗议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破坏世界和平」

看到这里，他们才明白，不是自己的电脑出了问题，而是政府官网被大洋彼岸的中国人攻陷了。

李俊用键盘敲出了对美国人的愤怒，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中国红客组织创始人 lion 是这场网络战争的第一发起人。从电视里看到中国受辱的那一刻起，他就开始酝酿一场针对美国各大网站的黑客行动。

在一个月的准备时间内，lion 先后联合中国鹰派联盟、中华黑客联盟等黑客组织，并广发英雄帖，召集各类技术人员，准备对美「开战」。

发动攻击前的一个晚上，lion 在他的官网加密聊天室里运筹帷幄。

「按省份分小组进行，互相配合展开攻击」——这是 lion 当天发出的指令，至少有 8 万人收到了这条指令。

李俊人在武汉，理所当然地加入了「中国湖北组」。那里有他的好友雷磊，还有许多刚认识的朋友。那天，李俊一夜未眠，凌晨时分，他和「战友们」打出组旗，开始了对美国网站的攻城拔寨。

有些人的爱国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搞几天，一部分人就退出了行动。李俊是年 19 岁，精力多得用不完。

5 月 4 日，他同数万名「战友」一起涌入白宫网站，令其瘫痪数小时。美方随即发表声明，称白宫网站「遭到人为的恶意攻击」。

当然是恶意的，李俊们丝毫不在乎美方的态度。

5 月 8 日，李俊们又发动新一轮攻势，美国海岸警卫队、美国财政部、美国海军资源网等网站纷纷沦陷，他们在网站上张贴中国飞行员王伟的照片，并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

美方被黑网页

喜欢恶搞的李俊并不满足于此，他也学着别人，在一些网站上留下「FUCK」字样。对付美国人，就得用他们的国骂。

黑客战争，必然是有来有往。李俊在美国人的网页上快意恩仇时，中国也有大量网站被美方攻陷。一心猛冲猛打的李俊此时也不得不听从组织号令，协助国内受袭网站修复漏洞。

大战的结果自然是两败俱伤。网传的数据中，包括美国白宫、海岸警卫队、财政部在内的 1600 多个网站被攻陷，而美国人也击瘫了中国 1100 多个网站。

尽管如此，当时的李俊仍然「心情激动」。所以，当 lion 宣布结束黑客行动，停止攻击美国网站时，他内心也有不少失落。

谁也没想到，三个月后，李俊又能再一次品尝复仇的痛快。这一次，李俊的对手是日本人。

2001 年 8 月 13 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作为一个中国人，很难不被这种行径激怒。

还没从中美黑客大战中回味过来的李俊又一次踏上征途。

靖国神社的网站并不复杂，李俊没费什么功夫就黑了进去，一阵操作之后，他功成身退。

这天，打开日本靖国神社的网站你会发现李俊的作品：一面大大的五星红旗高悬网站上。那天，李俊在自己狭窄的出租屋里反复欣赏自己的杰作，他感觉自己就是李小龙，扛了一块「东亚病夫」的招牌到日本武馆，当着他们的面一脚踢碎，「叫你还敢欺负我们中国人！」

除了靖国神社网站，日本防御系统研究会、日本情报大会服务中心、日本议员网站等大批政府站点也被中国红客大联盟攻击。

这次黑客行动持续时间很短，但却是李俊印象最深的一次。

毫无疑问，李俊在网络世界里尝到了久违的成就感，他感觉自己也成了英雄的一员。在 19 岁的李俊看来，这是一件「捍卫国家荣誉的大事」。

热血上涌的激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关掉电脑后的李俊，仍在武汉的某个角落里苦苦挣扎。

从 2003 年开始，国内一些 QQ 用户会收到好友发来的一系列诡异的消息：

「有兴趣看看我的相片吗？放心吧，不会有病毒的」

「你最近都忙什么呢？给你介绍一个好东西，去看看咯，顺便给点意见」

「免费电影，无限下载，很不错的，看看啊」

这些消息下面，无一例外都附着一条链接。用户点开链接之后，一张搔首弄姿的美女照片会瞬间弹出，照片上方还有一行字「大家好，很希望和大家做好朋友，我的 QQ：××××」。

武汉男生病毒

这款病毒主要通过 QQ 传播，当计算机被该病毒感染后，用户一旦运行 QQ，病毒就会不断搜寻当前已经打开的 QQ「发送消息」窗口，并在找到「发送消息」窗口后，自动发送一条消息到其他用户那里。

这款病毒便是轰动一时的「武汉男生」，而它的作者正是李俊。2005 年 7 月，江民科技公布了当年上半年十大病毒排行，「武汉男生」排行第九。

在无数个难熬的日子里，网络仍然是李俊最中意的鸡血。

黑客交流圈里，病毒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大家讨论病毒、研究病毒，并且推崇那些制作出知名病毒的黑客。

李俊在这种次文化中耳濡目染，也开始尝试制作病毒。「武汉男生」正是他的第一个「杰作」。

或许是黑客操守在作祟，或许是李俊担心违法，这款可以盗取用户游戏账号的病毒影响范围并不大，李俊也没有用它来牟利。在一段时间，他甚至还将这款软件在网上公开，供大家讨论。

黑客精神就如同骑士精神，他还不厌其烦地帮助检测政府网站和大型企业服务器的漏洞，一旦发现，他便会通过邮件告知网站管理员。这些好心的提醒「经常石沉大海」，但李俊认为这是一个黑客该有的精神。

李俊的生活仍然没有一丝起色。

2005 年前后，不甘平庸的李俊决定外出闯荡。他去了趟深圳，也到北京遛了一圈，本想找份正经的 IT 工作，因为学历太低，没有一家公司回应他。

这次经历让李俊感受到了彻底的绝望：难道我要做一辈子网管、杂工吗？

回到武汉后，李俊消沉堕落，不如意的现实生活让他对虚拟世界更是迷恋。

一个寻常的夜晚，李俊照例在网吧里打发时间。

没日没夜地泡网吧让人乏力，此刻，他正瘫坐在椅子上看电影。QQ 消息提示音响过几遍后，他才提起神点开去看。

消息来自一个没见过面的技术圈好友：

「在不，有个事情想麻烦你？」

「我电脑好像中招了，我搞不定，找了几个人也解决不了。」

「你那么牛，应该能看明白这是什么病毒？」

「东西已经发你了」。

如同打了鸡血，李俊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的。

自那天起，李俊没日没夜地琢磨朋友发来的这款病毒。它的感染机制、运作原理、杀毒方案，李俊都逐步摸清。

了解得越深，他对这款病毒的兴趣就越大。后来，朋友的拜托他都忘了，只顾着琢磨这款病毒。

有一天，李俊突发奇想，我能不能做个更牛的出来？「武汉男孩」才排第九，这次我要做个第一。

熊猫烧香的种子打这儿开始就萌芽了。

从那天起，直到病毒问世之前，李俊就像一个登山的人一样，克服一个又一个峭壁，发现一处又一处险峰。这期间，他还不忘给病毒加点「李俊式的恶搞」。

谁说病毒一定要做得隐蔽？我偏不，我要把病毒图标做得到处都是。我要你打开电脑就能听到我的坏笑：你被黑了！

在病毒基本完成后，选择困难症患者李俊这才遭遇了一个最大难题：用什么做这款病毒的图标？

又一个网友及时送雨。那天他跟人聊天，对方发了个表情——一只憨态可掬的熊猫举着三根香。太好玩了！李俊一眼相中。

2006 年 10 月 16 日，李俊祭出熊猫烧香。

起初，他还是抱着好玩的心态。病毒刚刚制作完成，李俊就在圈内到处宣传这款病毒。就像一个刚搭完积木的孩子，他迫不及待地想获得别人的认可。

改变李俊的或许还是残酷的生活。

此时的李俊仍在电脑城做事，月薪千元，只能住在武汉关山一处破旧的居民楼中，租金 200 元。

几个了解内情的朋友劝他，把病毒卖给别人吧，肯定能挣一笔大钱。

李俊有点犹豫。

朋友没有放弃，他们甚至提出了具体的赚钱方案：你也不用出面，我这边可以帮你张罗，过几天我再找几个人一起帮你卖，钱你得大头，剩下的我们怎么分你别管。

慢慢地，李俊心动了，用自己的作品赚点钱，有何不可呢？

这场恶搞终于变了味。

2006 年 11 月，熊猫烧香正式「商业化」。通过雷磊等下线，李俊将病毒以 500-1000 元不等的价格卖出，买家拿到病毒后，可以植入木马将中毒电脑变成「肉鸡」，并通过盗取账号信息产生利益。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就此形成。在落网之前，李俊已经卖出了 100 多份病毒，仅他个人便获利 14 万元。这比他参加工作以来的收入总和还要多。他没有用病毒盗取任何一个人的游戏账号，但向他卖出去的病毒还是散播到了千家万户的电脑上。

尝到甜头的李俊再没有挣扎，反而有点人生赢家的味道。他先是给自己买了台笔记本电脑，又逐渐过上了高消费的生活：吃最好的东西，住最好的宾馆，跟网友见面都要坐飞机去，有时一天消费上万元。

他对雷磊也是感激不尽。病毒传播开后，李俊的网站流量暴增，雷磊的父亲开了个砖瓦厂，需要宣传。李俊痛快地写了个小插件，放在网站上给砖瓦厂打广告引流。那些因为电脑中毒而被迫访问李俊网站的受害者，吊诡地发现上面竟然有一家砖瓦厂的广告。

好日子没过多久，李俊突然紧张起来了。某一天，他看到各大门户网站都挂出了熊猫烧香病毒的新闻。名利双收的兴奋感戛然而止，李俊惶惶不可终日。

高调成了漏洞，名利成了罪证。担心 IP 被查的李俊和雷磊躲进了一间出租屋，在那里，他们开始隐藏熊猫烧香的图标，并

尝试制作熊猫烧香的专杀程序。意识到自己的病毒给社会造成巨大损失后，李俊还写下了一封道歉信，准备除夕晚上发出。

可惜的是，李俊赎罪自救的尝试为时已晚。

2007 年 2 月 1 日，李俊早早起床，路过一家报刊亭时，他随手买了张报纸。

翻动两页后，李俊突然呆住，几乎魂飞魄散，1 月 31 日湖北网监总队成立专案调查组的消息赫然在目，而自己就是这个调查组的头号目标，任谁也会心惊。李俊果断决定出省外逃。

一段插曲打乱了他的计划。

吃罢早饭，李俊赶回出租屋拿东西，他习惯性地扫一眼笔记本电脑，一条消息映入眼前：你是不是有熊猫烧香的专杀软件，我想买一份。

李俊想都没想，赶紧答应。熊猫烧香已经成了警方的眼中钉，这时候卖杀软比卖病毒好。也算是弥补过错吧！

对方又说，自己在武汉，希望能见个面。

李俊犹豫了，除了自己信任的几个人，他不会在私下跟卖家见面。况且现在风声这么紧，还是不露面的好。

「不见面，网络交易。」

对方并不气馁，坚持要见一面，「你卖的是杀毒软件，又不是病毒，怕什么？」

一丝不详的念头闪过，李俊却没有当回事。就要走了，这时候见个面也无妨吧！

他曝出了自己的大概位置。

省网监总队一间办公室里，总队长黄树海和他的专案组组员们一阵喝彩。刚刚扮演买家的那位组员迅速拿笔记下了地址。

为求万无一失，专案组派人在李俊住所附近布控。每天低头走路不敢看人的李俊哪里知道，不远处有几双眼睛时时盯着自己。

2 月 3 日晚上 8 点，警方决定收网，刚返回住所的李俊束手就擒，那封没有发出的道歉信也被警方查获。此时距离熊猫烧香病毒制作完成不足四个月，李俊的「美好生活」戛然而止。

随后，仙桃市人民检察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李俊等人提起公诉。2007 年 9 月，仙桃市人民法院判处李俊有期徒刑四年，并没收全部违法所得。他的好友雷磊，也因同样的罪名获刑一年。

法庭上的李俊（图片来自《长江商报》）

早在看守所羁押期间，李俊就主动交出病毒的专杀程序，并发布了那封迟到的道歉信。

「各位网友：你们好！我是『熊猫烧香』的第一版作者。我真的没有想到『熊猫烧香』在短短的两个月竟然疯狂感染到这个

地步，真的是我的不对，或许真的是我低估了网络的力量，它的散播速度是我想不到的！」

信的结尾，李俊还留下了这样一段告诫：

「熊猫走了，是结束吗？不是的，网络永远没有安全的时候，或许在不久，会有很多更厉害的病毒出来！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并不是你应该注意的，而是你必须懂得和去做的一些事情！」

要不说有技术的人到哪儿都吃香呢？

入狱后的李俊成了监狱里的香饽饽。有媒体报道，一名狱警曾开玩笑说，李俊是监狱里的电脑「医生」，只要电脑出现了问题，他一摆弄就好了，「我们恨不得他 50 年都不出去。」

看到这里，是不是有点肖申克救赎的味道？这位狱警只是开玩笑，他当然想不到李俊在 6 年后真的会二进宫。

李俊觉得自己倒霉，做病毒的人千千万，为此坐牢的他是头一个。也无怪李俊有这样的想法，熊猫烧香是中国破获的首例计算机病毒大案，主犯李俊成了第一只被吃掉的螃蟹，心里自然有未尽的侥幸。

2009 年 12 月，李俊因表现良好提前出狱。在他走出苦窑之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民们已经给他规划了一条令人羡慕嫉妒恨的道路：或去公安部门的反病毒部门，或去反病毒软件公司，或去大学的信息安全学院。

在大部分人眼中，李俊这样人才根本不愁生计。入狱时他 25 岁，出来也不过 27 岁，这样的年纪，这样的才华，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迎娶白富美应该都不在话下。

这次，轮到现实恶搞李俊一把。

李俊出狱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注册新浪微博，与大众直接对话；二是直奔北京，谋求前程，在监狱里，北京一些公司已经向他频频示好，而加入正规军也是他多年的夙愿。此时的李俊，豪情万丈。

但包括金山在内的多家公司都只是想拿李俊做噱头。金山公司安排人带李俊吃了顿饭，在公司楼道里转了转，然后就拿李俊做起了吉祥物——跟公司的产品摆 POSE 合影。

末了，金山象征性地给李俊颁发了个「安全观察员」的聘书，李俊根本不知道那是干嘛用的。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接下来的公司，李俊一个没去。因为现实情况是：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要他这个技校水泥专业毕业，而且还有过犯罪记录的人。

2010 年年初，北京遭遇了 50 年罕见的低温，李俊的北京之行也在冷寂中落幕。

北京西站外，同学徐雨阳不紧不慢地跟着他，为他送行。李俊还记得，来北京那天大雪漫天，但他心里却有一腔热血。这天，火车站外的积雪还没融化，李俊的心彻骨的冷。

此时的李俊，应当会想起 2005 年那次失败的求职之旅，也就是在那之后不久，李俊开始制作熊猫烧香。

有人怀疑李俊会重操旧业，继续做病毒，毕竟这是他最擅长的事。但李俊很坚决地回应，不会，肯定不会了。他发出的第一条微博似乎也在坚定地洗心革面：

「熊猫烧香」，因为这件事，被关押了近三年，这几年里也懂得了很多事情，明白了很多道理，然而在这人生的低谷，我到底该怎么做？加油吧，一切会好起来的，牛奶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一切重新开始，创建这个微博，记录一个全新的李俊的心路历程……

之后的李俊淡出了公众话题，更多的时候，他会在微博上扮演网络世界的一个普通旁观者。

2010 年 3Q 大战时，李俊在微博上痛批两家公司「脑子里都是只想着把网民作为资源来占有，没有一个安安心心想着为网民做事的」。

2012 年 12 月，李俊在新浪微博分享了一首英文歌后销声匿迹。

李俊最后一条微博下的评论

李俊再次浮出水面是在第二年的 6 月，浙江丽水官方发布消息称李俊在丽水「出山」。据资料，李俊等人利用网络病毒等非

法手段经营网络赌场，获利数百万元。

而他再次走向犯罪的过程看起来又是那么的自然。

刑满释放后有无数个难熬的日子，李俊的决心一次次经受考验。他找工作受挫，又因为犯罪，家人对他也有看法。

曾经叱咤互联网，如今却落得如此窘迫。整个 2010，李俊度日如年。

直到 2011 年初的一天，当年一起做熊猫烧香的同伙张顺给他打来一个电话。

第一次坐牢时，张顺曾对李俊说，出来后，咱们兄弟改邪归正，一起创业。

电话那头，张顺也的确给李俊规划了一张美好的创业蓝图——利用我们的特长，做网络公司，开发各种游戏软件盈利。我找老板出钱，你出力，以技术入股。

仍然年轻的李俊正需一根救命稻草。

这根稻草并不牢靠。几个没有正经商业头脑的人在公平合法的竞争中一败涂地，开发的软件无人问津。

穷则思变，张顺再次抛来一根稻草——不做软件了，直接经营棋牌游戏平台。李俊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2011 年 4 月，李俊和张顺等人经营的「金元宝棋牌」上线，他们在平台上开设了「牛牛」「梭哈」等赌博游戏程序，玩家

可以通过这些程序参与线上赌博。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李俊甚至为平台专门制作了控制游戏的病毒，让赌徒们血本无归。李俊也迅速实现了财富自由。

2012 年，国内严打网络赌博。李俊察觉到风声，几个人一番商量后关闭了赌博平台。但这一次和当年一样，还是晚了，早已掌握其犯罪证据的警方及时出击，李俊再次落网。

2014 年 1 月，法院审结此案，李俊因开设赌场罪再度入狱，获刑三年，「好兄弟」张顺也进了监狱。

再入监牢，不知道张顺有没有给他作出什么新的承诺。

2015 年年中，李俊再次出狱。第一次出狱时，他 27 岁，仍然年轻，蹉跎几年二进宫，重获自由时已过而立之年，33 岁的李俊毫不意外地选择了彻底消失，从此网络江湖上再没有他的半点近况。李俊成了一个故事、一个传说，而曾经肆虐中文互联网的熊猫烧香如今也早已过时，随便一个免费的卫士、管家都能将它杀得渣都不剩。

李俊曾说，没上大学是他一辈子的遗憾。换个角度来看，李俊其人其事，却像是互联网蛮荒时代最大的遗憾。